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八十二回 送蕭郎南浦贈將離 返故鄉天涯留別恨

且說章秋谷剛剛同著陳文仙上得船去，早見岸上兩輛馬車飛也似的趕來，秋谷知道是辛修甫等趕來送行，便自己跨出船頭拱手相迎。辛修甫和陳海秋、王小屏上得船來，秋谷便讓他們進艙坐下。陳文仙見了，想要迴避進去，秋谷叫道：「我們都是知己朋友，你過來見見不妨。」陳文仙聽了，便回過身來，慢款湘裙，輕移蓮步，低著頭向辛修甫等三人一連道了三個萬福，辛修甫也作揖相還。陳文仙道過萬福，便低頭立在一旁。辛修甫等偷眼看時，只見他體態依然，丰姿如昔，隻身上穿著一身玄色衣服，曳著一條玄色長裙，淡掃蛾眉，薄施脂粉，鉛華不飾，芳澤無加；頭上只帶著一支珍珠押髮，一個珠騎心簪，乾乾淨淨的沒有一些兒珠翠，低眉斂袖的立在那裡，不笑不言，竟沒有一些兒蕩逸輕揚，全是一派的大家丰範。辛修甫見了，暗暗地□分贊歎。陳文仙略略的站了一回，便也轉身進去。王小屏料想章秋谷和陳文仙一定還要說幾句體己的話兒，我們不要在這裡討他的厭，便和辛修甫、陳海秋使一個眼色，大家立起身來告辭，彼此打了一拱，辛修甫等三個人便自上岸去了。這裡章秋谷和陳文仙兩個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言不發。陳文仙只覺得各種酸甜苦辣的滋味一古腦兒都並到心上來。正在這個時候，猛然聽得船上「嗚嗚」

的兩聲汽笛，秋谷便道：「輪船將要開行，你上岸回去罷。」陳文仙聽了勉強點一點頭。章秋谷便扶著陳文仙上了碼頭，說一聲：「你自家保重。」躡身一躍，早已跳上船頭。船家把纜繩帶在拖船的後面，「嗚」的一聲，輪船已經開動。章秋谷立在船頭上，眼睜睜的看著陳文仙；陳文仙坐在馬車裡頭，也眼睜睜的看著章秋谷，直看到煙波浩渺，人影模糊，陳文仙方才懶懶的回去。這且按下不題。

只說章秋谷立在船頭上，直至望不見文仙的影兒，方才歎了一口氣進艙坐下。

真個是風情遐思，淒涼南浦之歌；別恨離愁，辜負高唐之夢。那上海到常熟本來水路不多，不到五更已經到了。

章秋谷離家已久，也覺得要緊回去看看家裡頭的情形，便把船上的行李都交給那兩個家人，自己便跳上岸去，趕到家中，見了太夫人，又見了他夫人張氏。秋谷見太夫人身體□分康健，心中自然歡喜。太夫人見秋谷回來，心中也□分歡喜，問問這樣，問問那樣，又把自己家裡頭幾個月裡頭的事情，夾七夾八的告訴了秋谷一遍。秋谷在家裡頭休息了兩天，不免出去到各親友那裡去應酬一番，一班親友也有上門來探望的，也有備酒和他接風的，倒把個章秋谷忙了好幾天。秋谷自回之後，也沒有什麼事情，只陪著太夫人講講閒話，敘敘家常。他夫人張氏，秋谷本來原是因他才貌平常，所以和他不合。幸而他這位夫人性情極是平和，脾氣也還柔順，倒深得太夫人的歡心。章秋谷聽了太夫人的解勸，便也漸漸的兩下和睦起來，所以秋谷在家，倒也狠不寂寞。

一連過了□餘日，太夫人對秋谷講起佃戶的抗租不完來，秋谷道：「這班種田的人，雖然種了幾畝田，卻往往窮得衣不遮身，食不充腹，想起來也很可憐。若是欠得不多，不如聽他去罷。」太夫人道：「若是窮佃戶欠租不完，自然不必去問他追討。這個欠戶，聽說很有錢的，靠著他兒子的丈人是縣裡頭的差役，作威作福的狠不安分。種了我們五□幾畝田，三年的工夫一個大錢都不肯完，你想世上那有這般道理？要是一班佃戶，大家都學著他的樣兒不肯完租起來，叫田主人怎麼樣呢？」

秋谷聽了勃然大怒道：「原來就是黃阿潤這個混帳東西，去年他沒有還租，我就要把他送縣押追，一向只道他是個貧戶，那曉得他竟敢倚著一個差役的靠山，抗不完租，這還得了！明天待我自己去拜常熟縣劉大令，托他立刻提了黃阿潤，押追欠租就是了。」太夫人道：「只要他好好的把租還了出來，或者先還一半，也就罷了，不必一定要把他送官押追，他們鄉裡人究竟吃不起驚嚇。」秋谷聽了答應一聲，便把收租的帳目查了一查，見欠租不完的，□個裡頭差不多倒有四五個，不覺怒道：「這都是大家看了黃阿潤的樣兒不肯完租，要不好好的辦他一下子，明年的租就不用收了。」想著，便把幾個欠戶的名兒都開了下來。

到了明天，章秋谷換了衣冠，坐著轎子去拜那位常熟縣劉大老爺。投進帖子等不多時，只聽得「吱嚶嚶」的一聲中門大開，一個執帖家人手中舉著帖子，說一聲「請」。秋谷的轎子便直進二堂歇下。執帖家人斜著身子，把帖子舉得高高的在前引道，把秋谷讓到花廳坐下。等不多時，這位劉大老爺便在裡面走了出來，秋谷和他行過了禮，敘了幾句寒溫，便提起佃戶欠租的事來，要請他出票捉人。劉大老爺聽了，一口應允，並不作難。秋谷不免和他說了幾句客氣的話兒，便端起茶碗來喝了一口，起身告辭。劉大老爺送到轎旁，打過一拱，便走了進去。

章秋谷的轎子便一直抬出大堂來。剛剛抬出暖閣，早看見對面飛也似的來了一乘青布小轎，一直抬到大堂上，便停下來。轎子裡頭走出一個少婦，不先不後，剛剛和章秋谷打了一個照面。章秋谷早吃了一驚，只見這個少婦風目凝波，蛾眉鎖翠，衣裳縞素，舉止端詳，很像個大家命婦的風範，卻是眼中含著一泡珠淚，面上又顯著一派怒容，低著了頭直走出來。章秋谷看了心上不由的疑惑起來。暗想這樣的一個人，很像一個貴家命婦，怎麼會無緣無故的跑到這個地方來，難道和人家打什麼官司不成？看他臉上的那付形容，明擺著一腔冤憤，也不知他究竟是什麼事情，不如在這裡略等一回，看看他的情形，若是可以相助的地方，我也不妨幫他一下子。

想著，便叫轎夫略停一停。秋谷坐在轎內也不出來，只仔仔細細看那少婦的舉動。

只見那少婦後面還跟著兩個差役，慢慢的走過來。那少婦回過頭來問那兩個差役道：「縣大老爺在那裡，快些兒請他出來。」那兩個差役聽了微微冷笑道：「你說得好容易的話兒，縣大老爺是一方之主，也是輕易見得的麼？你既然來了，且到官媒那裡候一回再說。」那少婦聽了著急道：「既然縣大老爺沒有坐堂，為什麼你們又把我撮弄到這個地方來呢？」一個差役又冷笑道：「大老爺既然提你，自然有坐堂的日子，你只好好的等著就是了。」那少婦聽了更力著急道：「依著你們這般說法，要等到什麼時候呢？」一個差役又道：「那我們也不知道，大老爺高興幾時坐堂理事，就是幾時坐堂理事，我們當差役的那一個敢去催他？你只到官媒那裡去好好候著，自然有你一個快活。」那少婦聽了差役的口風不對，不覺心中大怒，只見他抬起頭來厲聲說道：「你們兩個嘴裡頭放的都是什麼屁兒，我一個寡婦，你們無緣無故的平空把我叫到這個地方，如今縣大老爺又不肯坐堂，倒反要把我押起官媒來。那官媒家裡是好好的人可以住的麼？你們瞎了眼睛，難道把我也當作那班沒骨氣的人不成？」一面說著，雖然聲色俱厲，卻忍不住兩行珠淚直掛下來。連忙別轉頭去，自己拭乾了眼淚，蛾眉倒豎，鳳目圓睜，又高聲對著那兩個差役道：「到底怎麼樣，你們只請縣大老爺出來就是了，若要把我押到官媒那裡去，你們不要想昏了頭，我是死也不去的。」兩個差役聽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彼此做了一個眼色，一個差役便呵呵的笑道：「伙計，你聽聽，好大的口氣。老實對你說了罷，大老爺的吩咐，去不去由不得你。你願意去也是要去，你不願意去也是要去。」

我勸你還是好好的走罷。」

章秋谷看了這樣的一種情形，又聽了那般的一番言語，雖然還沒有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心上早瞧料了五六分，不由得怒從心起，便自己走出轎來，一直走到那少婦身旁站定，睜開兩眼看著那兩個差役。那兩個差役抬起頭來，見平空來了這樣的一個人，心上雖然有些詫怪，卻也還不在心上，只惡狠狠的對著少婦說道：「怎麼樣，大老爺的話兒難道你竟敢不聽麼？怪不得祁鄉紳對著大老爺說你是個潑婦呢。」

那少婦聽了不慌不忙，冷笑一聲道：「原來就是祁八這個畜生幹出來的事情。好，好！」那兩個差役道：「好也罷，歹也罷，只請你快快的走罷，在這裡挨一會兒也當不了事，」那少婦聽了忽然把眉頭一皺，大聲說道：「你們真要把我押到官媒那裡去麼？」那兩個差役冷冷的說道：「豈敢，難道是和你取笑的不成？」那少婦忽地咬一咬牙齒，頓一頓金蓮，「颯」的一聲從衣袖裡頭掣出一把明晃晃的小刀，望著自己喉嚨便刺。兩個差役見了，只嚇得靈魂出竅，毛骨皆酥，口中一個字兒都喊不出來，兩個人四隻腳兒就如釘在地下生了根的一般，一步也走不上去。大堂上一班家人、差役見了這般形景，一個個也都大吃一驚，連忙七手八腳

的趕過來想要去奪，那裡來得及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章秋谷這個時候已經立在那少婦身旁，見他一轉眼的工夫掣出刀來望著自己頸中便刺。饒你章秋谷這般膽大，由不得也嚇出一身冷汗來。到了這個間不容髮的當兒，那裡還顧得什麼男女的嫌疑，疾忙搶進一步，輕舒猿臂，只一把把那小刀奪了過來，憑我章秋谷這樣的眼明手快，那刀鋒已經刺入喉嚨約有一寸多深，血花飛濺，一個身體軟癱下來，坐在地上動彈不得。幸而還是章秋谷搶得快了些兒，那刀鋒雖然刺進喉嚨，沒有割破食氣兩管，不至於有傷性命，卻一時間怒氣攻心，刀瘡迸裂，鮮血直噴出來，暈了過去。正是：

鄒衍下獄。天飛六月之霜；齊婦含冤，淚迸三年之血。

欲知這位少婦究竟是什麼樣人，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便知分解。